

「黎巴嫩」纪伯伦 著 冰心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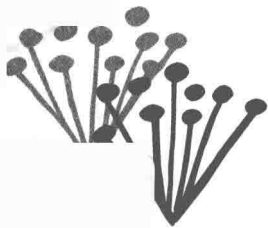
四季与诗

我的心曾悲伤七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「黎巴嫩」纪伯伦著 冰心译

我的心曾悲伤七次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/ (黎巴嫩)纪伯伦著;冰心译.

—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

(随时修养. 2. 自然与诗)

ISBN 978-7-5596-1007-2

I. ①我… II. ①纪… ②冰… III. ①诗集—黎巴嫩

—现代 IV. ①I378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236583号

我的心曾悲伤七次

作 者: (黎巴嫩)纪伯伦

译 者: 冰 心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产品经理: 严小颖

特约编辑: 杨 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4 千字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 5.75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007-2

定价: 28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我的心曾悲伤七次

第一次，当它本可进取时，却故作谦卑；

第二次，当它在空虚时，用爱欲来填充；

第三次，在困难和容易之间，它选择了容易；

第四次，它犯了错，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；

第五次，它自由软弱，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；

第六次，当它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时，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；

第七次，它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，虽不甘心，却又畏首畏尾。

序

纪伯伦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。十二岁时到过美国，两年后又回到东方，进了贝鲁特的阿希马大学¹。

一九〇三年，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，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。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，同时漫游了欧洲，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，在那里久住。

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了许多的书，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。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，如《疯人》(*The Madman*, 1918)、《先驱者》(*The Forerunner*, 1920)、《先知》(*The Prophet*, 1923)、《人子的耶稣》(*Jesus the Son of Man*, 1928)等，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出版。——《先知》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。

1 阿希马大学，现一般译作“希克玛学校”。

关于作者的生平，我所知道的，只是这些了。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；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，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这本书，《先知》，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读到的，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，予我以极深的印象！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我曾请我的“习作”班同学，分段移译。以后不知怎么，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。一九三〇年三月，病榻无聊，又把它重看了一遍，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，于是我逐段翻译了。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，逐日在天津《益世报》文学副刊发表。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，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。

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。我感到许多困难，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译，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。我自信我还尽力，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，译定之后，我仍有无限的犹疑。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，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。

八，二十三，一九三一。冰心

目录

序 1

先知 1

船的来临/3

论 爱/11

论婚姻/15

论孩子/17

论施与/19

论饮食/23

论工作/27

论哀乐/31

论居室/33

论衣服/37

论买卖/39

论罪与罚/43

论法律/49

论自由/53

论理性与热情/57

论苦痛/61

论自知/63

论教授/65

论友谊/67

论谈话/71

论时光/73

论善恶/75

论祈祷/79

论逸乐/83

论 美/87

论宗教/91

论 死/95

言 别/97

沙与沫 113

先知

我已预备好要去了，
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满，
等着风来。

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，再呼吸一口气，
我只要再向后抛掷热爱的一瞥，

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，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。

船的来临

当代的曙光，被选而被爱戴的亚墨斯达法（Almustafa），在阿法利斯（Orphalese）城中等候了十二年，等他的船到来，好载他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。

在第十二年绮露（Ielool）收获之月的第七天，他出城登上山顶，向海凝望。他看见了他的船在烟雾中驶来。

他的心扉砉然地开了，他的喜乐在海面飞越。他合上眼，在灵魂的严静中祷告。

但当他下山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悲哀袭来，他心里想：我怎能这般宁静地走去而没有些忧哀？不，我要精神上不受创伤地离此城郭。

在这城围里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。谁能撇下这痛苦与孤寂，没有一些悼惜？

在这街市上，我曾撒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，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惜的孩子，离开他们，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。

这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，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一块自己的皮肤。

也不是我遗弃了一种思想，乃是遗弃了一颗用饥和渴做成的甜蜜的心。

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。

那召唤万物来归的大海，也在召唤我，我必须登舟了。

因为，若是停留下来，我的归思，在夜间虽仍灼热奋发，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。

我若能在这里的一切都带了去，何等地快乐啊，但是我又怎能呢？

声音不能把付给他羽翼的舌头和嘴唇带走。他自己必须寻求“以太”。

鹰鸟也必须撒下窝巢，独自地飞过太阳。

现在他走到山脚，又转面向海，他看见他的船徐徐地驶入湾口，那些在船头的舟子，正是他的故乡的人。

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们呼唤，说：

弄潮者，我的老母的孩儿，

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。现在你们在我更深的梦中，也就是我苏醒的时候驶来了。

我已预备好要去了，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满，等着风来。

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，再呼吸一口气，我只要再向后抛掷热爱的一瞥，

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，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。

还有你，这无边的大海，无眠的慈母，

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。

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，一次林中的潺湲，

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，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。

当他行走的时候，他看见从远处有许多男女离开田园，急速地赶到城边来。

他听见他们叫着他的名字，在阡陌中彼此呼唤，报告他的船来临。

他对自己说：

别离的日子能成为会集的日子吗？

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吗？

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，停止了榨酒的轮儿的人们，
我将给他们什么呢？

我的心能成为一棵累累结实的树，可以采撷了分给
他们吗？

我的愿望能奔流如泉水，可以倾满他们的杯吗？

我是一个全能者的手可以弹奏的琴，或是一管全能
者可以吹弄的笛吗？

我是一个寂静的寻求者，在寂静中，我发现了什么
宝藏，可以放心地布施呢？

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，那么，在何时何地我曾撒
下了种子呢？

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，那么，灯内燃烧着
的火焰，不是我点燃的。

空虚黑暗的我将举起我的灯，

守夜的人将要添上油，也点上火。

这些是他口中说出的，还有许多没有说出的存在心
头，因为他说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。

他进城的时候，众人都来迎接，齐声地向他呼唤。

城中的长老走上前来说：

你还不要离去我们。

在我们的朦胧里，你是正午的潮音，你青春的气度，
予我们以梦想。

你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异乡人，也不是一个客人，
乃是我们的儿子及亲挚的爱者。

不要使我们的眼睛因渴望你的脸面而酸痛。

一班道人和女冠¹对他说：

不要让海波在这时把我们分开，把你在我们中间所
度的岁月成了一个回忆。

你曾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灵，你的影儿曾明
光似的照亮我们的脸。

我们深深地爱着你。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，而又
被轻纱蒙着。

1 女冠，亦称女道士、道姑。

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，要在你面前揭露。

除非临到了别离的时候，“爱”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浅。

别的人也来向他恳求。

他没有答话。他只低着头，站近他的人看见他的泪落在胸前。

他和众人慢慢地向殿前的广场走去。

有一个名叫爱尔美差（Almitra）的女子从圣殿里出来，她是一个预言者。

他以无限的温蔼注视着她，因为她是在他第一天进这城里的时候，最初寻找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。

她庆贺他，说：

上帝的先知，至高的探求者，你曾常向远处寻望你的航帆。

现在你的船儿来了，你必须归去。